
明史

明史卷三百六　　　　列傳一百五十七

何維柏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林潤

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少入學舍見同舍生臨祭而號輒正色譏讓衆皆愧之嘉靖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雷震謹身殿上章極陳修省之要且言方今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乃議加賦不為陛下惜萬姓之命不忠孰甚焉夫人心洶洶敢怒而不敢言者久矣如使橫斂交作民訴無所勢不為盜不

止邊事方啟內患復起雖侮豈有及哉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維楨尋引疾歸久之巡按福建歲祲賑救有方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謂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楨意氣自如謝遣之既至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改元召復官擢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疏請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咨諏政事并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以備顧問資啓沃宮中燕居慎選老

成謹厚內侍調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節非隆冬盛寒毋輟朝講務兢兢業業日謹萬幾不可自暇自逸帝報聞進左副都御史又請勤聖學勵臣工毋憂歸萬曆初還朝歷吏部左右侍郎陳振飭百司八事已極論冗官之害為部議所格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乞罷維楨倡九卿留之反居正遭父喪有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私叩之維楨維楨毅然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罷瀚維楨坐停俸三月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會當考察維楨自陳居正遂從中罷之維楨雅好陳獻章之學既

歸關天山書院講學其中從游者甚衆卒謚端恪弟
維椅進士選庶吉士終禮部主事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
縣巨盜許貫出沒爲患設策禽之歲饑勸民相假貸
上官行部有責供張不辦者錦從容言曰民饑且死
忍復朘削之耶其人赧而罷居三年徵授南京御史
江陰人爲立祠時以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于鎮江
錦言小寇剽掠當屬有司治之不足煩重兵置大帥
爲公私擾部議猶持兩可帝竟罷之已疏言自淮安
抵兗州數百里閭民多流庸蓁萊彌望乞蠲逋租寬

傜役簡廷臣有才望者督有司拊循並聞皆報可時
軍興廣支告訐令民輸粟入馬得官錦衣錦杭疏極
陳不可尋清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為權
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略曰臣伏見日食元
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
不虛生必以類應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
諸司為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
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
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
權濟欲事無巨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於

是百司望風暢息天下之事未聞於朝廷先以關於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莫不承其意指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賄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得以逭誅至于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矣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悉由宸斷題覆則在諸司閣臣不過擬旨取裁而已至于諸司奏稿並承命于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已蒙誅而嵩猶得播其惡者

言則暴而跡淺其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其惡難知
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謟諛側媚之態似乎
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
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
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
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
不由于政府幸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
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謗陛下豈誠
以嵩為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

欽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然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寬宵旰之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為務以營競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志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欲還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兼

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于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横臣知其不足平矣當是時楊繼盛適以劾嵩得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得錦疏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治而慰諭嵩備至于是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矣既至下詔獄考訊搒四十斥為民父墳時為廣西參議亦被劾歸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

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鱭萬斤錦奏減其半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畜牧田十三頃又設司牲官吏及牧卒歲費數千金徒滋奄人乾沒錦請罷之歸其羊光祿卒爲中官孟冲所格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苗冦龍得鮓等作亂遣守備謝崇爵破禽之宣慰安民素桀驁畏錦爲之效命三年入爲大理卿歷工部左右侍郎書署部事帝遣中官督蘇杭織造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爭之不得錦極陳公私用絀由是頗有裁省孟冲奏補官八十六人錦言前數處冒方限定額不宜復增以妨大信不從萬曆二

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
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尚書三陽不可而止移禮
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八年錦以居正為政操切頗
營議之語稍聞居正怒令給事費尚伊劾錦講學談
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交薦起
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錦素負物望御史李植
江東之諸人推轂甚力而植等方攻大臣諸大臣中
時行許國楊巍輩皆杜門求去朝端譁然錦心惡之
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生平人品事業不宜槩
肆詆毀乞懸諭大臣出視事責御史言過以存國體

帝然之下詔戒諭內是諸大臣獲安而是時方籍居正貲産錦上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之民矣且居正誠擅權非必別有異志而其翊戴冲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盡泯者令其官蔭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奪已足示懲乞特賜哀矜稍寛其罰不納太和山守備中官田玉請獨主守備事改分守道臣勅書毋令得干預帝許之給事中王三餘爭之不得錦言太和名雖一山幅員八百餘里與河南陝西錯壤分守參政不聽協行則撫治都

御史亦難数詰不幸有如劉千斤曹欽羣竊發其間將責之內臣乎抑責之分守撫治乎疏入不報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四月掌通政司倪光薦加工部尚書當班錦上錦頗不平吏部爲請乃加錦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採者數條錯旨行之四川巡撫雒遵有憾于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列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錦再奉勅居守焉其冬以繼母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錦時年七十六矣再疏辭不許行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始

終屬清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為本嘗曰惟實踐乃為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旨矣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以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萬里見萬葬路旁惻然𨳝之屬有司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為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寇犯境鄉民携妻子趨城求議閉門毋聽入時來曰城外非吾民耶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敢譁者賊來攻

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而急興版築
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三十七年劾
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
論等皆嵩私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
來時來乃抗章劾嵩略言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
事邊臣天下人心莫不欣快臣謂邊臣朘削軍資以
饋執政罪也若執政受其饋而朋奸罔上獨得無罪
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
入直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
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厭足用所覲萬寀

為文選郎方祥為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案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計皆出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即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賈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愈張墱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頗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困軍困由于官邪官邪由于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為也是時主事張翀董傳策與時來

同日劾嵩而附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
時來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
構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
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
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
人相爲主使讞上詔皆戍烟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
召復故官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行之又論
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
鎮征調事皆施行撫治鄖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
且調用時來言往議汰太和山分守內臣東仁懷首

鼠薦太監李芳無大臣節不當復列朝籍裏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淵默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曰致戒懼端游幸戒嗜好發綸音習奏事嚴案寺慎傳奉弘虛受禁誣指語甚剴切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先是以倭警增募水軍六千餘人歲徵餉民間七萬時來請量存千七百人餘皆汰之淮安徐州及高郵寶應歲徵追補民壯餉銀三萬四千時來以歲饑乞免咸報可四年春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

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明年復爲拱黨都給事中韓
楫所劾落職閒住張居正當國抑不用萬曆十二年
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
拜左都御史以累朝律例多未盡數有條奏時大臣
年高者率爲言官抨擊時來言七十而退禮之經也
然老成國之典型苟其人足用何年齒之拘令尚書
楊巍傅希摯姜寶侍郎陳瓚同時乞休失朝廷優侍
老臣之意惟上裁察帝是其言巍等並得留故事大
臣去國率進官乘傳歲給夫廩至是寖失其制時來
因南京尚書袁洪愈去位歷陳舊典請加禮老臣于

是嚴清陸樹聲俱加太子少保與張瀚何維栢等九人並給夫廩如制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言遠竄聲振朝端中再遭挫折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持祿保位而已由是連為饒伸萬國欽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先所劾自是素望衰焉時來亦連章乞休至十八年得疾始聽告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少保謚忠恪尋為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略曰竊見大學士

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為侍郎孫為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可謂遭遇之至矣犬馬尚知報主況人臣受恩若此者乎乃嵩則有大謬不然者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為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以來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即被超遷托名修邊非修邊也以餽嵩也托名建堡非建堡也以餽嵩也竿牘一入覆軍者得以蔭子濫殺者得以轉官公肆誑欺交相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

以贍軍自嵩輔政以來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大都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之門下無非邊鎮使人絡繹潛輸每日不絕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其家人即其家人嚴年之富已踰數十萬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致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夫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以來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狙獪之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一時無恥之徒展轉營求爭致賄賂絡繹奔走昏晝

乞憐遂致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臣竊謂嵩不去雖有善用兵如頗牧工心計如桑孔而邊政軍備必不能救且正人日退小人日進國事盡壞將不可為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哉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正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之淵箝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逞此忠義之士所以搤腕忿激而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遠以快眾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書奏遂下詔獄考訊謫

戍都司穆宗嗣位召為吏部主事再遷大理少卿隆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跨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境故為盜藪四方商民亦多種藍其間至是盜出剽刼聯遣守備董龍勦之龍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競起拒敵羣盜乘之嘯聚至千餘人江西巡撫劉光濟檄監司撫諭而龍等以聯令進捕甚急巡按御史顧廷對因言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使叛聯不能與光濟協謀致諸將邀功生事恐所憂不止萬羊山寇兵部乃請會二鎮撫臣協議撫勦之宜久之事始定南雄劇盜黃朝祖流刼始興仁

化諸縣寇徒據湖廣桂陽羅木山勢甚熾翀發兵討
破之禽朝祖以歸四年移撫湖廣召拜大理卿進兵
部右侍郎以侍養歸萬曆初起故官督漕運高郵清
水潭決築塞有功四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
乞休卒于家天啟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
刑部主事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畧言嵩稔
惡悞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故尚為優容
令自省改而嵩怙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
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不能言國家

養士五百年一旦掀翻至此臣竊痛之夫邊疆督撫
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饟歲費百
萬彊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
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註文選郎萬寀
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
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侍郎劉伯躍以
採木行部擅斂民財及郡縣贓罰輦輸嵩家前後不
絕其他有司破冐攫欲入獻于嵩者更不可數計嵩
家私藏富于公帑比塞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以罪
放逐嵩洗其橐索匿嵩所令人護送南還恐嚇州縣

私役民夫致道路驛騷公私煩費此其黨邪人之罪四也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克小民民財日殫萬貲日積于是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所至要索供億勢如虎狼此其擾驛傳之罪五也萬久握重權炙手而熱一時干進無恥之徒附羶逐蟻麕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萬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惟意所為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兇中外欽憤有臣如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誅奸惡陛下誠不惜嚴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

死以謝權奸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
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
郎萬曆元年改禮部並在南京兵部郎中張明化族
人有訟爲行賄傳業屬求解于巡撫張佳胤傳業受
之而愬其吏人執明化使付兵馬明化以兵馬屬吏
也募取之揚言傳業父已納其族人賄以脅傳業傳
業遂不敢發已而言官交劾兩人並免歸家居絕下
遇急竟爲家奴所害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四十年擢御史時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

由是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其明年乃上疏曰竊見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群小競趨要價轉鉅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乎時交通贓賄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

壽藏獲寓俗若是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爲
廣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楊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
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年利若是鄉里又
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
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艷姬恒舞酣歌人紀
滅絕于斯而極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
至驛騷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
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內外百司
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
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于市

以為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先是帝頗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箕得幸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為箕語具言嵩父子弄權狀帝由此疏嵩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而擢應龍通政參議然帝雖罷嵩念其贊修玄功意忽忽不樂手札諭階言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有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乃始視事久之世蕃誅應龍益自安歷遷大理少卿進太常卿靈濟宮歲二

十餘祀應龍諸止祭春秋不納有師宗紀者以道士
致仕太常卿私竊藏金至是應龍摘之宗紀坐遣戍
尋遷大理卿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
屯遷工部右侍郎五年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
恣違法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應龍兵部
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
弼竟被逮萬曆改元鐵索箐賊作亂以便宜發兵討
平之已而藺人栂擬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各千餘
人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是頗
以賄聞而其爲太常也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

承而無尊者引入正面藝香儼若天子應龍太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及三年京察旬陳保修郤令致仕先是臨安土官普樂明樂新兄弟搆章崇明引廣南儂兵為助崇新則召致交兵已交兵退儂兵尚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儂賊乘之再戕官軍人以咎應龍及是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歸已代者王凝欲自以為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裘應章遂劾應龍僨事誤國下巡按御史勘報會御史郭廷梧雅不善應龍動上如凝言應龍遂削籍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

縣嘗以事之南昌寇猝至為畫計卻之以治行徵授南京御史嚴世蕃置酒召潤潤談辨風生世蕃心憚之既罷屬客諷之曰嚴侍郎幸謝君無刺論當世事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殺人諸不法狀置之理已劾嵩黨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懋卿縈嵩力得不問伊王典楧不道廷臣論列者數矣王猶不悛潤復抗章劾之典楧累奏辨詆潤挾私于是禮部禮科交章論王不當抗朝命詆制言官終以世蕃納其厚賄第下詔責讓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請亟議變通帝深然之下所司集議會帝用鄒應龍言戍世蕃雷

州其黨羅龍文潯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故里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年冬潤按視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巨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懼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即詔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

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潤尋擢南京通政叅議
歷太常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
府屬吏憚其威名咸震慄潤至則持寬平延見父老
咨所疾苦爲蠲逋責減科條汰食之浮于事者覈田
定賦吏民胥悅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先是潤鄉
郡興化陷于倭寇潤持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賑恤
鄉人德之旅櫬歸適道四十里爲位祭哭凡三日
論曰世宗由庇奸邪誅斥善類當時朝士以攻嚴氏
得禍者踵相接也剝後有復正氣乃伸隆萬之間忠
節褒顯然其所摧折不既甚矣且世蕃之惡貫盈久

矣鄧林二人乘機遘會始得杯而去之世宗猶追念

罪輔如失股肱終風有噎不日有曀其詩人之謂與

明史卷三百七　　列傳一百五十八

海瑞　吳嶽　譚太初

嚴清　王遴　丘橓

袁洪愈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行縣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參處師席可屈膝乎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遇母生日始市肉總督胡宗憲聞之曰海淳安非母壽肯食肉耶時宗憲嶽震東南其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

曩胡公按部下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甚盛必非
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
也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
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發胡公子裝為斂威去
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
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
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為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
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在外督撫
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而廷臣自楊最楊爵罪
後無敢言時政者瑞感憤四十五年二月上疏曰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民生利病一不周即為不稱其任欲稱其任亦惟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胆為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然悠游退遜將不覺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姿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行推

廣事倒君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天下因即陛下建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無家不淨也陛下試靜思之令日天下為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嵩罷之後猶之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

若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
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
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
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
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也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
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狥私廢公得一
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之意
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
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
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為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既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猶甚昔宋真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

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深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齋修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材歷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者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背者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

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初得疏大怒抵之於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

罪于朝其僮僕亦斉散無留者是不道也帝默然少頃復取疏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常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内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也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司務何以尚者嘗為帝進龍涎香揣知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方世宗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

且見用為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驚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既得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為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韙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莫不務屬墨吏多自免去有豪家朱丹其門

閘而疏之中人監織造者為減輿從瑞銳意興革疏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一意抑豪强撫窮弱貧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時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階弟侍郎陟恣行里中檄逮治如律下令飛符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亦時有被誣者又裁革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與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承階指劾瑞庇奸民魚肉縉紳沽

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粮儲瑞為巡撫只半歲小民聞
當去號哭載路家繪像祠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
部素銜瑞并其職于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曆初
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私授意巡按御史廉察之御
史親至山中視瑞瑞為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
史太息去然居正憚瑞峭直雖中外交薦終居正世
卒抑不召至十二年冬居正已死吏部欲用為左通
政帝雅聞瑞名命任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
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瑞年已七十二
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

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失之於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侍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侍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直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為非御史梅鵾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為過然察瑞忠誠為奪鵾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有陰沮者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南京諸司素習婾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杖太祖法予杖一時百司莫不震肅而小人多不便者南京提學御史房寰自以素

貪墨恐見糾摘欲先發南京給事中鍾宇淳復力恚之由是再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于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士大夫醵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為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其意蓋主于惠利元元云始救瑞者何

以尚廣西興業人由鄉舉歷戶部司務出獄後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宣府積羨數千金藏吏進嶽屬邑非之出知廬州府為治責大體不尚苛細税課歲千萬金例輸之府嶽以代鄉傳費西山薪故供官費弛以利民歲疫設醫局療之朔望詣學躬講經義置社倉社學訪行鄉約專務以德化民戒民毋有不孝弟毋怙奢侈毋鬭狠毋崇尚浮屠法復旌善申明二亭別

民善惡盧人莫不化之以憂去服除改保定其數敝屬俗一如盧州無所事摘發而胥吏市猾自無敢越軼其後嚴清繼之與嶽齊名而嶽之德及人尤甚歷山西副使浙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並以清靜得民三十四年冬改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畿輔徵發四出嶽素知其凋敝乃奏裁十六七民力遂寬嚴嵩貪黷害政嶽心疾之甫浹歲遂引疾去所居南旺湖茅屋薄田粗給衣食出入跨蹇驢或有譏其矯者嶽曰吾力能致輿夫老不便騎故耳非敢矯也嵩敗徐階薦採名德以貴州巡撫徵尋進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四十四年也撒至家僕入言
狀獄方瑞坐行氣止僕立門外良久乃下床了無喜
色隆慶元年歷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吏科給事中
胡應嘉有所申救疏未下獄詣政府抗聲曰閣下視
故事有考察去官而科臣敢留之乎幸無壞國體也
執政愕然並下應嘉疏譴責之遷南京禮部尚書就
改吏部抑浮薄杜僥倖躬厲節儉南都縉紳憚之三
年閏月疏陳六事一言經筵皆具文宜時召近臣論
今考古二乞令九卿大臣班立便殿軍國政務以次
輪對三請優容直言以倡敢諫之風防塞壅蔽四言

宜從節儉為天下惜財毋虛外庫以實內帑五謂部院題覆章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否則明列是非勿持兩可六言先朝內批部臣輒引義固爭近多曲順請遵祖制執奏帝善其言皆嘉納明年改兵部參贊機務未上給繇過家病卒詔贈太子太保謚介肅嶽清望冠一時禔躬嚴肅見者莫不自失知廬州時都御史宋廷適守蘇州以公事相過京口嶽召為金山之遊所携酒一瓶肉一觔菜數束廷熟視笑曰具止是乎嶽亦笑曰豈不足兩人食耶懽然論心竟日而還廷深服其儉去廬日假一蓋禦雨至郢命還之歸

司南都歷事不倚假借察以見容焉
譚太初字宗元始興人十歲補諸生長敦行誼有聲
里中舉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工部主事以憂歸起補
户部二十七年改户科給事中數偕同列論事歷兵
科左給事中册封淮府餽遺無所受出為江西副使
稟于風紀視權勢蔑如也清軍多所豁釋御史孫慎
以失額為疑太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慎無以難
理郡傳過客無敢擾上官屬資其故人亦竣拒之嚴
嵩寄柄親黨多强奪民田治之不少貸年五十輙具
疏乞休會遷廣西右參政乃勉之官歲饑米翔湧勸

督撫便宜發糴貧民顏馬居二年以災妻子援勑徑歸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遷應天府尹將赴南都而穆宗即位乞以參政致仕不許陞慶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明年遷戶部左侍郎督倉場責戚內臣侵民產太初躬親按視多斥還之民時海瑞為僉都御史力薦瑞可大用太初性恬淡雅無宦情至是復屢疏乞休當事者強留之四年拜南京戶部尚書在道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畝讀書鼓琴里人罕識其面尚書馬森嘗言平生所見清節士祇二人謂太初及吳嶽也卒年七十五諡莊懿子晉以

貢生知上西州有直聲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甫釋褐即與同年生宋賢具疏劾嚴嵩為當道所阻除富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以憂歸起除邯鄲入為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斤斤慎出納吏無所欺侵有費巨萬工成當敘力辭止受加俸再以憂去服除補兵部疆直敢任怨由是忤權貴稍遷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請議罷之賑荒弭盜善政章聞人以比前知府吳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並以清望為撫按

及言官論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自為按察使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屬名行少有墨敗者至是不煩教誡吏治益清先是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以為擾民罷之番人入貢裁為定額勿得一人其他條教務在利民而痛絕強宗悍吏無所假借以是毀者亦衆四年陝西賊流入四川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當罷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即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也深知清約己愛人有事任怨令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

棄之臣竊嘆令日任事甚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罪于豪右而論事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者海瑞既去若清復繼之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擊士惟以容默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堅執法比不徇權勢時張居正當國廷中大臣多其私人尚書不附麗者獨清而已暨居正卒沒馮保家得其籍廷臣餽遺者悉去之清獨無名神宗深重焉會吏部尚書梁夢龍去即以清代日討敕事辦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

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絶甫羊歲遽得疾歸神宗念清
不已數問閣臣嚴尚書疾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
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且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
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初拜尚書不
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嗤之曰公釋褐時七品
球猬帶猶在耶清笑而已王錫爵謂清與海瑞丘橓
操行略同而瑞橓喜矯刻標異稍聞大體清持議本
人情色溫氣和人皆得而近之以清為得中道云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
官入為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槩不妄交與

惟與同官楊繼盛善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冒功事下部覆世蕃因為葉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及待罪尚書聶豹懼趣所司以世蕃葉上遴直前劈爭豹怒竟覆如世蕃言及繼盛論死遴為資粥饘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振他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西市收而葬之出為山東僉事再遷苛嵐兵備副使詰戒禁奸有威名為撫按所忌論劾去官苛嵐民相率訟冤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鄣內數中寇戍卒寡弱遴至蒐軍實練武勇得精兵萬人以其閒築外郛治邊墻繕

小芹河平胡諸墩堡軍聲衛壯其冬賊大舉犯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沒賊遂殘城堡十餘總督陳其學陝西巡撫戴才坐免邊亦停俸已巡按御史溫如玉列上失事狀復議及邊兵部言邊以殘創之餘督大舉之寇不當深罪乃貶俸一秩視事邊在鎮戎備甚修明年隆慶改元賊凡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如玉論不已竟解官候勘又明年御史楊紛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時總兵官馬芳驍勇賊不敢深入邊乃大興屯田募民墾治輕其租奏行屯政便宜遣儲賴之三年秋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四年召

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尋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雅不相能會有閱邊之議遴因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絕餽遺時戴才為總督以舊好致賀亦不受事竣遷移疾歸居正沒始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丘得用濫用營軍遴奏禁之因陳計安留都十二事得旨允行軍政大肅十一年召拜戶部尚書先是奉詔蠲除免及織造議留為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于太倉庫補進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耳今因一歲蠲除即取補于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

補之費剏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太倉之積非源泉也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粮積至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期三年而止帝以積貯貴裕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侍請開京東水田遴力贊之議遂決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時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遴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為慈寧宮陳設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財六事請崇節儉重農功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節貢

市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勅所司議行是時釋
教大盛遵言奇高皇帝有令僧道私創庵觀者戍文
皇帝將軍民私自披剃罪同乃令緇宮梵宇充塞城
內小民無知寧負公家之賦而私會香錢無敢少緩
至貧當以應民生益困請僧道年四十以下及無度
牒者悉令其歸農有聚衆修齋者坐以左道罪章下
禮部尚書汪俊亟稱之請如遵言詔許之閱數日后
妃宦官多言不便事竟中止故事御馬監所畜御馬
歲供菽四萬七千餘石芻百七十餘萬束至是帝以
內廄增馬詔加芻菽亦如之遵以為煩費請裁損詔

減六之一十三年改兵部尚書屛絕請托大帥李成梁路遺偏裨數不敢一至其門遴在戶部頗有執爭已為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宮中官持御批徑詣部索馬遴以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轉發至部無徑下部者因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先是大學士申時行以營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謂僉書由南北鎮撫遷任無越升例不許時行不能無望至是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傅光宅黃紀賢顧雲程李琯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遴去張佳胤代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家奴賄入禁衛

稘歲營求僉書尚書遠持正不從為所中傷而去遠去未幾秀卽躐次進用物議沸騰其枝有難言者於是斥秀任循亦罷而人乃益思遠遠難退聲望愈重焉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天啓初追謚恭肅

丘橓字懋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有倭賊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原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倉皇閉守不敢出擊閱二日賊始引去南京給事御史以閉并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會時徹亦列上其事詞多

隱護橓抗疏劾其欺罔由是時徽及侍郎陳洙皆罷歸時帝久不視朝嚴嵩擅政橓疏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嵩深憾之四十一年春疏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敗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太僕少卿鄭本立大理丞吳遵檢討吳可行吏部主事劉歷奉詔留紳可行餘皆貶黜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咸以賄進詔下大經吏王模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橓矯直勵風裁好搏擊一時臺吏聞風震懾

明年寇犯通州總兵楊選被逮及寇退橓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甚悉帝以選勾賊欺君怒橓不早劾杖之六十斥為民餘謫邊方雜職橓歸獻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穆宗在潛邸聞之嘆曰丘給事幸無死乎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以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會張居正當國雅不樂竟不召萬曆十一年秋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橓以一柴車就道僦宿野店為荷擔者所訶置不問既入朝慨然以澄清自任明年二月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

轉污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例給由撫按官聽與保留彼獨無一不稱者乎以朝廷甄別之典為人臣市交之資敢于徇私而不敢于盡法不惟惡無所懲而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竿牘又滿行橐以豸冠持斧之威甘于末首俯眉聽人傾指安望其勵風霜動山岳耶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但知善考先達于監司由是監司德且畏之

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全也亦然此訪察之積弊三也邇來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是單寒軟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卽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其嚴小吏而寛大吏拜去任而畧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方今懲貪之法失之過寛孫人意者祗有提問一事無如豺狼見遺狐狸是問非不有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使去或累累逮而不行或執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覚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迯銖黍革官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曾有一

追贓滿貫故勘擬死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勵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瑕疵者罕及焉凡晉接差委之類專計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而吏民之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之官也必待之以禮然後可責之以法令也役使譴訶則無殊乎隸厠任其汙蹟害民而不屑于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其職業而一聽其所為及

奚考課則曰此寒官也縣與之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其恩尊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槩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于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杜預鎮荊州數餉遺朝貴曰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夫止求避害且然況紛紛求益若予者齊威王烹一
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太奮乾
綱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
善勅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頊之言故給事
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槚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
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此皆才足見用宜賜
甄錄至於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遣戍而
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
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衡因緣中式錢岱監湖
廣鄉試先期謁居正步柔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

獄律繫于之斷書一藁身居風憲咸稱爲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尤七爲　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嘗掃除積弊今待罪已三月而大吏之恣肆小吏之貪殘小民之怨咨四方之賂遺一皆如故臣之不職亦可見矣請賜罷斥用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優詔報之時堯等得召還削應昌等籍取岱三秩焉未幾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辯初爲居正所柱人謂持之必急比抵荆州張氏篋籠所寄雅業王篆曾省吾傅作舟高志進數家餘無達美者

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尋卒
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子雲章繼子雲舉皆舉進士雲
章深州知州雲舉廬州知府
袁洪愈字抑之吳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遂
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剛介疾惡恥隨
俗浮沉詆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交通賂遺壁相權嵩
官臧跡顯露并論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能表正
率下詔切責鏜守禮下壁紹獄斥紹儒于外時論快
馬已陳邊務數事言遣東大同宣府兵不當調入內
地請留戍本鎮聞警馳援薊鎮繕邊取諸部軍及外

都班軍已足不當復擾畿民士不用命宜令將得行
法將不用命都指揮使以下總督得行法千戶以下
總兵官得行法詔俱從之洪愈久次當遷嵩挾臧屬
吏部尚書吳鵬故抑之已出為福建僉事歷河南參
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稱嵩敗
召為南京太僕少卿歷鴻臚太僕光祿太常四卿皆
在南京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洪愈
與同年生不通書問居正遂不召十一年居正已卒
乃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
事就改禮部尚書會南京御史譚希思劾外戚李文

金不當襲伯壽內臣提督太和山者不當預民事禁中不當屯兵操練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綸簿以重王言宮門置鐵牌約勅宦官以杜干預帝意不悅諸宦復群擠之詔詰綸簿鐵牌並載何典下南京都察院劾訊將坐希思誣罔時代洪愈者辛自修未至洪愈曰忠言難得老臣不為代明誰復明之者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希思偶感將事謬為當復言誠狂瞽心實無他乞特賜寬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意謫希思褫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勅邊

臣核屯地盡力開墾新墾者永不起科率募商就耕以所收粟麥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已請保聖躬崇真儒敦敎本帝褒納焉十五年復起南京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淡然無欲不競榮利故雖致仕通顯率在散曹既謝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如寒士遠近莫不重卒年七十四歲贈太子太保謚安節予一鷄以蔭仕治中至饘粥不繼以死洪愈遂不獲旌周孔敎為巡撫捐金葺之希忍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論曰嘉靖凋敝之餘士大夫習尚圓通黜方刓介海瑞吳嶽諸人懷蹇諤之節抗直道以激清風可謂皎皦埃溘者矣神宗中葉廟堂崇務姑息政紀不修上下媮惰瑞及丘橓將糾之以猛補偏救弊亦各以其時也至欲痛行嚴酷復舉洪武初政得無矯枉過直於瑞之論亦太傷激矣